




王国维传

最是人间留不住

刘克苏 / 著

了如指掌



 江西教育出版社

了如指掌

王国维传：最是人间留不住

刘克苏 /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国维传：最是人间留不住 / 刘克苏著. — 南昌：
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12.1
(了如指掌文库)
ISBN 978-7-5392-6404-2

I. ①王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王国维(1877~1927)
—传记 IV. ①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70244号

王国维传：最是人间留不住

WANGGUOWEIJ ZHUAN: ZUI SHI RENJIAN LIUBUZHU

作者：刘克苏

出品人：傅伟中
策划：熊侃
组稿编辑：万哲
责任编辑：张芙蓉 饶伟
特约编辑：李商
装帧设计：sddoffice.com

出版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发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
社址：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
邮编：330008
开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印张：20
字数：380千字
版次：2012年2月第1版
印次：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印刷：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
书号：ISBN 978-7-5392-6404-2
定价：39.80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
电话：0791-86710427（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）
赣版权登字-02-2011-382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

晚年王国维

五十二年六月一死在此世愛義無再辱
我死後雷冲在能即行素葬於清寧堂北四
等石能而歸亦多轉投機而居唯汝兄而不必
再喪固道既不通進不而曾士門好也書籍少
託陳其二先乞實理家人日有料理必不至不能
南歸我罪至財產久遺他等益為謹慎
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

身自行方安字



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

五十之年，只欠一死，经此世变，义无再辱。我死后，当草草棺殓，即行槁葬于清华茔地。汝等不能南归，亦可暂于城内居住。汝兄亦不必奔葬，因道路不通，渠又不曾出门故也。书籍可托陈、吴二先生处理，家人自有人料理，必不至不能南归。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，然苟谨慎勤俭，亦必不至饿死也。五月初二日，父字。

——王国维遗书

目录

- 众里寻他千百度 / 1
我本江南人，能说江南美 / 8
少年毫无英锐不羁，将来安望有成 / 20
叩门的，就给他开门 / 41
望尽天涯路 / 52
倾诉尽，人间纷浊 82
人间须信思量错 / 103
在人间 / 143
他年第一难忘事，海外雄都领百城 / 182
大上海练滩 / 213
亡国维 / 245
最是人间留不住 / 281

众里寻他千百度

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昆明湖水中！

“呜呼！天才者，天之所靳，而人之不幸也！”^[1]

王国维发出此一浩叹，时年二十八岁。

“王国维二十八岁”是个什么概念？用旧算法叫做清代光绪三十年，用公元纪年则是1904年。

这一年，他主编的中国第一份教育杂志，即所谓《教育世界》，几乎成了他一个人的刊物：

大量的文章都出于他一个人之手，以至常常不得不隐去作者本人的姓名。借助这一杂志，他创造了许多“中国第一”：

第一个在中国较系统地介绍德国哲学，尤其是叔本华、尼采和康德的哲学；

其《红楼梦评论》，为我国文学批评史的开山之作；

首倡以意境为中心的词学；

……

提起词学中的意境说，大概是世人最不陌生的了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说：

“古今之成大事业、大学问者，必经过三种之境界：‘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’。此第一境也。‘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’。此第二境也。‘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’。此第三境也。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。”^{[2][3]}

[1] 王国维：《王国维遗书》第5册，《静安文集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版，第71页。靳[jìn]：吝惜，舍不得。

[2] 同上书，第4页。

[3] 王国维：《人间词话·人间词》，谭汝为校注，群言出版社，1995年版，第21页。

而从大词人口中拈出这三句，转为三种境界说，为大事业家、大学问家树起一个界标，同样不是大家不能道。从词学而道出事业、学问，甚至道出人生，大家风范从这里出来了。境界说首先出现在《教育世界》中《文学小言》一文，当时王国维正当三十盛年，著作迭出，妙语横生；天才的形象，如日中天。可谁又能想到，二十来年过去后，这位高标人生境界的巨人，竟会向着颐和园的昆明湖纵身一跃，撒手人间呢？

“呜呼！天才者，天之所靳，而人之不幸也！”

莫非他在二十八岁时的这一浩叹，正好预先道出了自己的命运？

孔夫子自称是“三十而立”，王国维三十三岁，似乎还感到难以“而立”。他有一篇《三十自序》，其中叹道——

“岁月不居，时节如流；犬马之齿，已过三十。志学以来，十有余年。体素羸弱，不能锐进于学，进无师友之助，退有生事之累，故十年所造，遂如今日而已。然此十年间进步之迹，有可言焉。夫怀旧之感，恒笃于暮年；进取之方，不容于反顾。余年甫壮，而学未成。冀一餐以为山，行百里而未半。然举前十年之进步，以为后此十年、二十年进步之券，非敢自喜，抑亦自策励之一道也。”^[4]

后来他的主要精力就慢慢转到国学上去了，终至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，“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”（刘梦溪）；“新史学

[4] 王国维：《王国维遗书》第5册，《静安文集续编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版，第19页。

的开山”（郭沫若）；以至于鲁迅也赞扬道：“要谈国学，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”（《热风·不懂的音译》）。可是，他怎么能在《三十自序》中，把自己以后的进步“圈定”在十年、二十年呢？莫不是冥冥之中就有某种预感了？

果然，在发表《三十自序》后的第二十年，也就是王国维五十一岁时，这位以学业为生的天才，在学业上不再“进步”了，他的学问在昆明湖里永远停住了……

那是1927年6月里的事情，初夏的生机是那样蓬勃，昆明湖的荷叶该是一片嫩绿吧。他“选择”这样的时节，或者说，历史“选择”这样的时节，去了却他与昆明湖的这段“姻缘”，具有怎样的深意呢？然而现在已经是1996年的隆冬，屈指一算，七十来年又过去了。照佛家的说法，七七四十九天后重新投胎，那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如今便应是他再生后的古稀之年了，他会仍然做着他的学问吗？或者，他已然达到了孔夫子所谓“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境界？我不知道。

况且，王国维生前对于佛学的主旨，对于最终的解脱，是有“绝大之疑问”的。他年轻时代以叔本华为师，叔本华浓郁的悲观主义深深震撼了他的心灵，叔本华反复陈述的“天才的痛苦”，对于王国维而言，不只是一种学说，而完全是切肤之感的。然而叔本华相信最终的解脱，相信“灭不终灭，寂不终寂”，其学说最后并不归结为悲观主义，王国维是看到了的，这便是他和叔本华的不同点。也许

可以说，真正的悲观主义者，或更大更彻底的悲观主义者，不是叔本华，而应当是王国维。

人间地狱真无间，

（佛家有“无间地狱”说）

死后泥洹枉自豪。

（泥洹：涅槃，解脱，安乐，灭度）

终古众生无度日，

（度：灭度，度脱，解脱，安乐，涅槃）

世尊只合老尘嚣。^[1]

（世尊：佛）

这样的人生感悟，才真是绝望到极点了。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伫立在万寿山巅，鸟瞰山下一片冰封的昆明湖时，我似乎还可以直接触摸到王国维当年那片冰封的心灵，即便在火热的夏日，在1927年6月2日的正午时分，仍然是处在冰点，或者正因为是在夏日的正午，才更加处在心灵的冰点。

昆明湖上，游人们正在溜冰。我在万寿山顶看着他们。我知道那坚冰下的清水曾经淹没了一位天才，我也知道我旁边就是颐和园的最高景观——智慧海。

然而我没有进去。

我也不想进去。

也许是智慧海里并无智慧？不然，王国维为何不攀上智慧海这妙高之处，到里面去大彻大悟一番呢？“冠山杰阁三层峙，磴道盘纤凌紫烟”——他当年的《颐

[1] 王国维：《王国维遗书》第5册，《静安文集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版，第57页。



和园词》，抒发着他对这高妙美景的热烈向往之情，然而他终于未能在山头的智慧海里彻悟，却在山脚下的湖水中自尽了。也许这正是他自以为的彻悟方式？

我只需要这样朦朦胧胧地感受一番，我不需要仔仔细细地参观什么智慧海、佛香阁，我对参观没有什么兴趣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来北京多次，直到现在才跨进颐和园的原因。我是为王国维而来，我已经感受到那冰封的心灵气息了。那么，当我登上万寿山顶，眺望着湖上的冰雪，想到“那冰下是否还有暖流”这个问题的時候，我反而忘掉了就在身边的智慧海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而当我迈步下山，就要去昆明湖畔的时候，我忽而又想起“智慧海在哪里呢、智慧海该怎么进去呢、该去看看智慧海吧……”这些问题，并向旁边的游人咨询。而当我终于明白智慧海虽然就在身边，却要先行下山，绕到湖边的排云殿，在那里购票，然后由排云殿登上佛香阁，再由佛香阁登上智慧海，我就有了一点懒意。我对绕道和重新购票有点吝啬。也许我终生将与智慧海无缘，即便有缘，也只是刚才那种不期而遇却见面不识、擦身而过的缘分？我是不愿去细想这些问题了。我得去湖边的长廊走一趟，那里有王国维临终的足步，有石舫和鱼藻轩，他曾在石舫上久坐、抽烟，在长廊踏步，最后在鱼藻轩驻足，并投入水中。

我要去到那山色湖光共一楼，因为鱼藻轩就在这楼前。

我喜欢山色湖光共一楼的那种亲切。尤其在这隆冬的季节，她就更是使我倍生

暖意。我需要在她前面的鱼藻轩停留一下。我想看看他的坐处，他抚摸过的栏杆，以及他投身的水面。我想仔细看看这湖水是否依然清澈。

一切都是那么平常。我下得山来。

游人们各自溜冰，嬉笑。鱼藻轩前的湖面上，冰层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我看到这仍然清澈的湖水了，这让我放心，但我并不激动。

一个人的死，即便是一个天才的死，对于别人，对于后人，比方说对于我，竟是如此的平淡。

平淡如湖水。

然而湖面上有坚冰。平淡的湖水在这坚冰的下面。我本希望在这平淡的湖水中发现一条鱼，或几条鱼，然而鱼儿不肯游过来，而我观鱼的希望又至于如此淡漠，也就一点也不感到失望了。也许根本就没有鱼吧？但这跟王国维又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又怎样？没关系又怎样？有关系、没关系，也许都是一个没关系。不过，如果开春的时候我还能再来，这平淡的湖水怕会荡起涟漪吧。风大时，也会有动人心魄的波涛。你看那长虹卧波一般的十七孔桥，舒展在前方的水面上，是如此的安详和缄默。她那每一个格子都如同一张优雅的嘴，优雅的鱼嘴，金鱼嘴或鲤鱼嘴，

这样优雅地张开着，当冰雪解冻时，便会吞吐着波涛，告诉人们一点什么消息，不过，那恐怕只有天耳打开时才能听到了。

昆明湖也冰封着，不愿说话。
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的。

玉楼春

西园花落深堪扫，
过眼韶华真草草。
(韶华：春光，青春。草草：匆匆)
开时寂寂尚无人，
今日偏嗔摇落早。^[1]

那又何必慨叹美人命薄，天才早逝呢？

但是，王国维与颐和园终究是脱不了干系的。想当年，辛亥革命后，王国维随罗振玉（1866—1940）亡命日本京都，回望故国，曾写下著名的《颐和园词》一百四十四句，他大概没能料到，十五年后，他会坐着黄包车，从清华园出发，跑到颐和园去了却此生吧。

如今的颐和园，没见到有刻下这首长诗的地方。而王国维心中的颐和园，是一定刻有这首《颐和园词》吧——

汉家七叶钟阳九^[2]，
(咸丰帝登基，运气不好)
颶洞风埃昏九有。

[1] 王国维：《王国维遗书》第5册，《苜华词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版，第8页。

[2] 汉家：把满族的清朝算作汉家，这是从文化上划分华夏。七叶：咸丰帝，是清代第七个帝王。钟阳九：阳九为奇数，为阳数之穷；百六是偶数，为阴数之穷。阳九代表厄运。钟：适逢，遭遇。

(颶[hòng]洞：弥漫无际。九有：九州)

南国潢池正弄兵^[3]，

(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)

北沽门户正飞牡。

(英法侵我大沽口。飞：掉落。牡：门闩)

仓皇万乘向金微^[4]，

(万乘[咸丰帝]仓皇出逃热河)

一去宫车不复归。

(咸丰帝病死承德，再也没有回京)

提挈嗣皇綏旧服^[5]，

(咸丰帝子载淳六岁即位，为同治帝)

万几从此出宫闱。

(从此慈禧垂帘听政，在后宫日理万机)

东朝渊塞曾无匹，

(慈安太后住东宫，心地厚道)

西宫才略称第一。

(慈禧太后住西宫，才略高超)

恩泽何曾逮外家，

(慈禧不让外家[娘家]干政)

咨谋往往闻温室。

(温室：温室殿，帝王冬季住房)

亲王辅政最称贤，

(重用恭亲王奕訢等)

[3] 潢池弄兵：指造反，叛乱。潢池，积水塘；弄兵，玩弄兵器。

[4] 向金微：不详何意。当时咸丰逃往热河，即承德，再也没有返京。金微：一座古山，也叫金山，即今阿尔泰山，在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东北侧，是天山北出支脉，也是新疆和蒙古的界山。唐贞观年间，以铁勒下骨部地设置了金微都督府，就是因这座山得名。南朝陈沉炯《赋得边马有归心》说：“连镳度蒲海，束舌下金微。”卢照邻则有《王昭君》诗：“肝肠辞玉辇，形影向金微。”不见有其他解释。不知道王国维在这里用“金微”、“向金微”想说什么。昭君向金微后，一去不返；咸丰向热河后，也是一去不返。可能这里有点类似。

[5] 綏：安顿，安抚。服：五百里；古代王畿外围，以五百里为一区划，由近及远分为侯服、甸服、采服、要服、荒服，合称五服。服，本意是服事天子。旧服：从前的地方官民。

诸将专征捷奏先。

(曾国藩等将领镇压太平天国)

迅扫欃枪回日月，

(欃[chán]枪：彗星，喻灾祸)

八荒重睹中兴年。

(四面八方迎来同治中兴)

这里写到了太平天国起义失败，有了所谓清皇室的中兴，这一切都归功于慈禧太后的治国方略。下面就极力渲染颐和园工程的大兴土木——

因治楼船凿汉池^[1]，

(建颐和园：筑楼、造船、凿湖)

别营台沼追文囿^[2]。

西直门西柳色青，

(颐和园在西直门西北)

玉泉山下水流清。

(颐和园西侧有玉泉山)

新锡山名呼万寿，

(锡：赐。赐名万寿山)

旧疏湖水号昆明。

(写昆明湖)

昆明万寿佳山水，

中间宫殿排云起。

(写排云殿)

拂水回廊千步深，

(湖边长廊也是画廊，七百多米)

冠山杰阁三层峙。

(万寿山顶有三层佛香阁，背靠智慧海)

磴道盘纤凌紫烟，

(磴：石级。纤[yu]：弯曲)

上方宝殿放祈年。

(放祈年火炮)

更栽火树千花发，

(火树：树上挂满彩灯)

不数明珠彻夜悬。

(不数：无数)

……

嗣皇上寿称臣子，

(皇帝给慈禧祝寿，自称臣子)

本朝家法严无比。

(家法大于国法)

问膳曾无赐坐时，

(皇帝皇后站着伺候慈禧御膳，不赐坐)

从游罕讲家人礼。

(跟随出游，则比较宽松，不大拘礼)

对慈禧真是赞不绝口。继而又赞曰：

五十年间天下母，

(母仪天下)

后来无继前无偶。

(空前绝后)

在花了大量篇幅铺陈慈禧呕心沥血治理朝政之后，终于写到了清朝的末路穷途：

寡妇孤儿要易欺，

(隆裕皇后是寡妇；溥仪是孤儿)

- [1] 汉池：昆明湖。王国维《咏史·第九》：“汉凿昆明池始见煤，当年凿力倍雄哉。”大意是说：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，挖到深处竟发现了煤层，当年的财力（费[zi]力）真雄厚啊！
- [2] 别营：又造。台沼：积土为台，土台；积水为沼，水池。追：追崇。文囿(yòu)：指周文王在洛邑建的园囿；后来也指文章园地，文人墨客。

讴歌狱讼终何是^[1]。

(新权贵自然受歌颂，有权审案子)

最后竟至于慷慨陈怀——

定陵松柏郁青青，

(定陵：帝王陵寝、墓地)

应为兴亡一拊膺。^[2]

(拊膺：拍胸脯，表决心)

大有为亡朝复国之志。王国维，“维”的就是这一将要灭“亡”的晚清帝“国”吗？维亡国不成，只好一死吗？拊膺不够，还得搭上性命才成吗？于是关于他的投湖，历来就有“殉清而死”一说。

当然，此外还有罗振玉逼债的“逼死”说。

还有“厌世而死”说。等等。

人死万事休。他是顾不得后人评说了。

颐和园总是不语。游人们各自游园。我站在鱼藻轩下，记下了“罄鉴可征，芳

风咏时”几个大字，却猜不出其中的意思，首先“罄”一字就不认得。（后查《康熙字典》、《汉语大字典》和《中华大字典》都没有这个“罄”字，但据《汉语大字典》“盘”字的解释，似乎可推测罄即盘，即罄，即盘，也即盘。那么“鉴”大概是比喻这昆明湖好像一个如盘的明镜。要是这样，那么“可征”、“咏时”就有解了）回头望见万寿山头的智慧海，依稀可辨。我想猜猜为什么要将这智慧海建在山顶上。灌顶？也许吧。然而我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。我不想再多费什么心思了，我准备踏上归途。王国维，再见了。王国维，我准备从颐和园出发，寻你去了。我想寻一条通心之路，我渴望神交，我想见见王国维心中的颐和园。他神通……自我的寂灭……关于一个人的神话，不值得称为信史——荣格先生给自己写的一部自传的一个评语：一个关于自己的神话。心理学家对自己心灵的洞察，一项“不可能”的工作，如同洞察别人心灵一样“不可能”。历史的可疑……心的可疑……

然而王国维是一位天才，现代学问家。

呜呼！天才者，天之所靳，而人之不幸也！

呜呼——

蓦然回首，

那人却在，

昆明湖水中！

[1] 《孟子·万章上》——（孟子曰：）“舜相尧二十有八载，非人之所能为也，天也。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。天子诸侯朝觐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；讼狱者，不之尧之子而之舜；讴歌者，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。故曰：‘天也。’夫然后之中国，践天子位焉。而居尧之官，遵尧之子：是篡也，非天与也。……”孟子末尾的话，大意是说：假如舜住进尧的官殿，逼迫尧的儿子让位，那就是篡权，不是老天给权。而实际情况是，舜的天子位，是老天给的，所以舜并没有篡位。但有人认为，王国维在这里用“讴歌讼狱”之典，却似乎把孟子这句话读成：舜住进尧的官殿，夺了尧的儿子的权位，毕竟是篡位，不是天授。因此王国维用典，是斥责袁世凯篡位。

不过，为什么不是斥责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呢？

[2] 王国维：《王国维遗书》第4册，《观堂集林》第24卷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版，第1—2页。

我本江南人，能说江南美

在吾国“非此母不生此子”之谚，与西洋“母之智慧”之谚殆有同一之普遍性，故叔氏之说，不能不谓之背于事实也。

至其谓父之知力不能遗传于子者，此尤与事实大反对者也。兹就文学家言之，以司马迁、班固之史才，而有司马谈、班彪为之父……

——王国维：《书叔本华遗传说后》

浪涌出，千古风流人物

蝶恋花

辛苦钱塘江上水，

日日西流，

日日东趋海。

两岸越山湏洞里，

可能销得英雄气。

说与江潮应不至，

潮落潮生，

几换人间世。

千载荒台麋鹿死，

灵胥抱愤终何是！^[1]

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”王国维著《人间词话》，开篇便是这一句。“境界”一说突兀而起。接下去又说：“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”显然，王国维本人的词，比如这首《蝶恋花》，其独绝处也正在这里。
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！不舍昼夜。”自古以来，望“流”兴叹的何其多。而王国维的浩叹，格外悲壮。自有一分“英雄气”在。然而柔情似水，乡情如梦——

“江南好，风景旧曾谙：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？”

[1] 王国维：《王国维遗书》第5册，《苕华词》，上海古籍书店，1983年版，第8页。越山：在钱塘江南岸；北岸是吴山。这里越山是个简称，指吴山越山。湏洞：绵延不绝。荒台麋鹿：详见下文介绍。

——白居易这一曲《忆江南》，唤起王国维多少乡思：

“我本江南人，能说江南美。”^[2]

钱塘江则自有其壮美，是浙江一笔天然财富。何况浙江是山水灵秀之地，人文荟萃，素有文物之邦的美称。又所谓“江浙出才子”。不用说光绍兴一处，一下子就冒出三周：周树人、周作人、周建人。绍兴还有个马一浮。马一浮啊，“缥缈于云中”（刘梦溪），“一浮”的意思，也许在这里？这是一位“世纪大师级的人物”（刘梦溪），是“眼光最锐利的一个人”（刘梦溪），孩提时期就有语惊四座之才，十六岁绍兴县试，同考者有周树人、周作人兄弟，而马一浮名列第一。其人“超凡脱俗，高蹈独善，可谓神仙一流人物”（刘梦溪）。而钱塘江边的海宁，则出了一位学术风云人物——“中国现代学术奠基人”（刘梦溪）王国维。

“辛苦钱塘江上水，日日西流，日日东趋海”，待到王国维出世，这钱塘江的辛苦，又日盛一日了。

王国维诞生于1877年12月3日，旧历十月二十九日，一年一度最为壮观的钱塘江大潮，此时已过去两个多月了——大潮是在每年八月十八日（旧历）。涨潮的时候，海水逆行西上，退潮时则顺流东下，趋赴大海。

挑选这样的日子来到人间，叔本华——日后王国维极力推崇的德国哲人——他的“自由意志”说能给予一点解

[2] 王国维：《昔游》诗。